

## ◎溫馨時光

## 兩城之間 守護愛的“溫度”

□ 梁婧媛

外婆和四姨在峨眉山七里坪度假，早上发来照片。初秋的清晨，外婆站在银杏树下，身板硬朗、精神饱满地对着镜头挥着手，脸上洋溢着慈祥而幸福的笑容。母亲看到照片不禁感叹：“你看你外婆，都90多岁的人了，笑起来还像个小孩子。”是啊，外婆性格外向，一生好强，做起事来风风火火，走起路来大大咧咧，干起家务浑身是劲儿。记忆中的外婆永远不会老，永远是朝气蓬勃的样子。

下午母亲还在午休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睡梦中的母亲。电话那头语无伦次，电话这头眉头紧锁。母亲不停地重复着：“赶快叫救护车，快拨打120！”我睡眼朦胧地走出房间，看到母亲焦躁地坐在沙发上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啦？出什么事了？”母亲转过背稳了稳情绪说：“刚刚四姨哭着打来电话，说外婆在房间的厕所里滑倒了，好像伤到了尾椎骨，痛得躺在地上嗷嗷直叫……”

听着母亲诉说外婆遭遇的意外，我已毫无睡意，赶忙问道：“叫救护车了吗？”母亲说：“她们已经打了120，但是山

路崎岖，车上去估计要等一会儿。关键是你外婆痛得一直叫，四姨又不敢去挪动她。”母亲的眼泪快要溢出眼眶，我忙安慰：“外婆身板一直都硬朗，没事的，你不要太着急了。”母亲点点头，站起身，在家里踱来踱去。

等到暮色四合，母亲终于等到四姨的电话。挂了电话，母亲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些，她说外婆已经被送到医院，医生初步诊断为摔倒导致髌骨错位骨折，刚刚照了CT，具体的结果要等明天检查报告出来才清楚。转过身，母亲长长地舒了口气。几年前，外公因突发高血压摔倒而离开了我们，母亲心有余悸，所以对于外婆这次摔倒她忧心忡忡、寝食难安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厨房里锅碗瓢盆叮叮当当，家里弥漫着一股鸡肉香味儿。饥肠辘辘的我来到厨房，看到母亲正在忙碌着：“妈，这鸡汤味儿太香了吧，一会儿我要多喝两碗。”等我梳洗完毕，母亲已提着沉甸甸的保温饭盒准备出门。

“你去哪儿呀？”我问。

“我熬了鸡汤，给你外婆带去。”母亲

边说边穿鞋。

“你等我一下，我换套衣服就去开车。”

“不用，难得周末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坐地铁去。”母亲关上门，匆匆忙忙下了楼。

华灯初上，母亲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到家里，空荡荡的保温饭盒在她手里晃晃悠悠，好似所有的担心与牵挂都一并卸下般轻松。

“外婆怎么样了？”我问。

“髌骨骨折，骨头都翘起来了，一直喊痛。医生说明天会诊后就确定手术时间。总体上比我们预想的好一些，过两天我再熬点鸡汤给她带上去。”

“鸡汤带去冷没冷？”

“冷？”她说太好喝了，温度刚刚好。还喊我下次要多给她放几颗红枣。”母亲絮絮叨叨地说着，满脸都是女儿被母亲夸奖后的骄傲。

“那地铁挤不挤？到医院方便吗？”

“你别怕，这轨道交通资阳线还真是又快又方便。我从幸福大道上车，上车就有座位，车厢里还挺干净。在福田站换乘

19号线，都不用出站，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，中途换乘地铁17号线也挺方便的，不用转来转去，也不堵车，时间节约了，人也不累，比你开车还方便。”母亲喝了水继续说道，“这鸡汤带过去，温度刚刚好，不冷不热，打开饭盒就可以喝。下次我再给她炒两个她爱吃的菜，一起带过去。”说着，母亲起身走进厨房，似乎已经开始构思她的下一次“幸福滋味”。

人们常说，父母和子女之间最好的距离，就是一碗鸡汤的“温度”。轨道交通资阳线则是承载这“温度”的幸福纽带，它不仅是一条缩短地理距离的交通线，更是一条让两代人的心紧紧相连的情感线。地铁的便捷与爱的火候交织融合，当母亲坐在温暖的车厢里，时光便在轨道上不疾不徐地煮着。抵达时，那一碗跨越城际的鸡汤，恰好在外婆的舌尖保持着最鲜美的温度——不滚烫灼人，不冷落疏远，把最绵长的爱意，稳稳地送到外婆的心坎儿上。这碗鸡汤其实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，它守护着两代人之间那份恰到好处的关爱与陪伴，不远不近，不浓不淡，却温暖恒久。

## ◎小說看台

## 闷墩儿

□ 都国胜

在川渝地区，“闷墩儿”这个词形容人，往往带着几分敦厚、几分木讷，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执拗。桑城的老苏，就是这样一个“闷墩儿”，人称“闷墩苏”。

老苏本名苏旭，生于冬月初九，那天阳光灿烂。如今五十出头的他，是初心药房的店主，中等身材，微胖，背微驼，说话做事总慢半拍，时常静静地躲在店里擦拭药柜。敞开的白大褂露出陈旧的中山装，袖口早已磨毛了边。街坊们都说，老苏这人生得太闷，赚不来快钱。

他的“闷”，主要体现在经营上。如今这个时代，哪家药店不想着法子搞促销？买药赠鸡蛋，会员积分换购，节日打折……花样百出，热闹得像菜市场。唯独他的药店门庭冷落，还堂而皇之取名“初心药房”，朋友们没少拿他开玩笑。

有人劝他：“老苏，你也搞点活动嘛，进的那些保健品，利润高，稍微推荐一下，收入就不上去了？”

苏旭抬起眼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药是治病的，又不是白菜。没病吃啥子保健品？药不投医，哪怕用船装？”

他依旧我行我素。病人来抓药，他定要慢条斯理地在问明症状后，有时甚至劝人家：“你要的这个药价格太贵，我给你换便宜的，药效还是一样的。”

妻子秀英没少为这事跟他怄气。望着别人家买车买房，自家经营药店二十多年，却还挤在店铺阁楼里，儿子结婚买房首付都凑不齐，她常常抱怨：“就你清高！就你仁心！你看人家会来事的，早就盆满钵满了。我跟你，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！”

苏旭听着，也不反驳，只是闷头整理药品，那背影像一座沉默的山。半晌，才憋出一句：“路子不同，我只赚心安的钱……”

他的闷墩气，在一次席卷全桑城的“假药风波”中，反倒成了老街的定心丸。

那时，一款名叫“通天降压贴”的保健品风靡一时，号称能根治高血压。推销员挨家药店游说，提着重礼，许以高额回报。没几天，周边药店都在显眼处摆上了这金灿灿的盒子，吹得神乎其神。

秀英看在眼里，急在心头：“老苏，我们也进点吧。”

“不进。”苏旭头也不抬，态度坚决，“那东西不正经。”

“就你正经，真是不开窍！”

苏旭转过身，看着妻子因激动而发红的脸，认真地说：“我进的药，包质量。那种东西，害人。”

秀英气得直掉眼泪，连着几天没给他好脸色，骂他“榆木疙瘩”“穷酸命”。

然而，风波来得比想象中更快。一个月后，电视新闻突然曝光，“通天降压贴”非法添加违禁成分，长期使用可能导致肾衰竭。消息像炸雷一样在老街传开。那些曾经热闹的药店，瞬间被退货的人群和上门的执法人员围得水泄不通，争吵声、哭骂声乱作一团。

唯有初心药房门前，依旧一片清净。几位老街坊提着菜篮子路过，他们看着柜台后那个微驼的熟悉身影，心有余悸地念叨：“苏医生，还是你这里让人放心。以后啊，咱们就认你这块牌子——初心。”

假药事件过去，生活重归往日的平静，却又有些东西不同了。一个清冷的早晨，秀英开门时，发现门口悄无声息地放着一捆青菜、半篮子土鸡蛋，底下还压着一张未署名的纸条：“苏哥英姐，好人一生平安。”她捏着那张薄薄的纸片，望着空荡荡的街道，许久没有说话。

药店依旧冷清，苏旭还是习惯穿着那件袖口磨出毛边的中山装，慢吞吞地在柜台后称药、包药。他依然买不起新房，妻子依然会为柴米油盐唠叨，儿子的事业依然需要资金。

但有些事情，终究是变了。街坊们来抓药，总会顺手放上一把自家种的小葱或是几个刚摘的果子。老人们经过店门口，总要探进头来热情地打个招呼，那调子里带着不言而喻的亲近与敬重。

一天傍晚，秀英听到路过的街坊闲聊——“苏医生那人，生得闷，心肠好，帮了不少人哩。”她嘴上不应声，回屋却翻出针线，就着窗外渐暗的天光，将丈夫那件中山装毛边的袖口细细地缝补了一圈。

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窗，温柔地洒在那一尘不染的药柜上。秀英回头看着光影里静坐看书的丈夫，那敦实、沉默的背影，忽然让她积蓄多年的委屈与不甘，消融了一大半。她轻轻叹了口气，语气里没了往日的尖利，只余下淡淡的无奈和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骄傲：“算了，你就是个闷墩儿！”

苏旭缓缓地从药书里抬起头，解释也如蜗牛般慢吞吞的：“我们开药店，又不是纯粹为了钱……”

## ◎詩意綠洲

## 冬至暖汤

□ 王平安

时针把白天压到最薄  
影子蜷缩成檐下的霜

母亲的砧板响了又响  
糯米粉在瓷碗里堆成小山  
热气漫过窗棂时  
暮色正一寸寸往骨头里钻

风里飘着邻居家的饺子香  
最冷的日子适合说些暖话  
比如炉火 比如来年的春  
比如我们把黑夜熬成墨  
也能写出一寸一寸的光

不必追问雪会不会来  
此刻一碗热汤  
就是人间的完整



## ◎故土乡情

## 尖山子

□ 李智

城里连日阴雨，被褥有点潮闷，准备晾晒于阳台。推开窗户，一股清风吹来，而这一瞬间，我却莫名想起幼时在尖山子吹过的风——干爽、清澈，春天带油菜花香，秋天挟稻穗甜味，抚于脸颊，极像父亲粗糙的手掌，不柔软，却暖入骨髓。

离开乡下数十年，梦中最常回的，是老家那座我幼时认为最高且最有名的山——川南浅丘的尖山子。那时的傍晚，隔壁杨大爷总摆龙门阵，说尖山子山腰的岩洞里藏过“棒老二”，还有货郎被抢的故事，他讲得活灵活现，我和刘娃、高四、幺妹等同龄人蹲在门槛上听，连望一眼尖山子都些许胆怯。后来才明白，那是长者编的故事罢了。可山上岩洞的影子和最初的惧惮，却成了我一直抹不去的记忆。

山脚边有一条人工渠，是上辈人凿的排水沟。那时，只要天一黑，父母就不准我们去排水沟玩耍，都说那里有“鬼”——据说早年有女人落水，魂灵不散，夜夜寻鞋。曾有深秋傍晚，我放学独自经过排水沟边，天昏，加之风吹芭茅摇曳，水中真有个影子晃荡。我吓得丢了书包，往奔回家……后来被叔爷拉我回到排水沟边，月光下，我的倒影被风吹碎。原来“鬼故事”竟

是风和水的“杰作”。可当时那份惊吓，比如今任何恐怖大片更为真切。

尖山子的山脚下有一口老水井，离我家整至少两华里路。青石井口被岁月磨得光滑。小时，随母亲挑水，力弱提小桶，水洒裤腿，冬寒刺骨。后来能挑半桶，专拣细免草、鹅儿肠、蒲公英……累了就爬上山顶的树下玩，山顶除了柏树，还有几棵歪脖子杂树。在山顶上，可俯瞰周边五个生产队：稻田如金布，土房冒炊烟。如若天气晴好，还能远眺城里的文峰塔和高楼房。那时的我们，经常相互打趣，会用沾满泥香、草香的双手在嘴边做成“喇叭”状，用尽全力朝山下的伙伴喊：“高四憋包、幺妹嫁嫁客（指吝啬，不大方）……”稚嫩叫喊声在垭口回荡，换来山脚干农活的大人笑骂，我们却快乐得像拥有了整个世界。

记得十余岁，大队里（那时不叫村）号召大家垦山坡、垒梯土，大人们挣公分，我和同龄人也去凑热闹。天未亮就上山，坡陡需碎石，男人光着膀子挥二锤溅起火星，叮当声与号子声此起彼伏，女人们则徒步搬石垒坡，磨得指破血流。我们小，跟着捡石头、递开水，日头晒背，衣结盐汗……后来坡上真的玉米成行，风过叶响，如语道谢。后来才慢慢懂得：尖山子不只

是幼时玩处，更是滋养我们的“靠山”。

尖山子的山脚下有一口老水井，离我家整至少两华里路。青石井口被岁月磨得光滑。小时，随母亲挑水，力弱提小桶，水洒裤腿，冬寒刺骨。后来能挑半桶，专拣细免草、鹅儿肠、蒲公英……累了就爬上山顶的树下玩，山顶除了柏树，还有几棵歪脖子杂树。在山顶上，可俯瞰周边五个生产队：稻田如金布，土房冒炊烟。如若天气晴好，还能远眺城里的文峰塔和高楼房。那时的我们，经常相互打趣，会用沾满泥香、草香的双手在嘴边做成“喇叭”状，用尽全力朝山下的伙伴喊：“高四憋包、幺妹嫁嫁客（指吝啬，不大方）……”稚嫩叫喊声在垭口回荡，换来山脚干农活的大人笑骂，我们却快乐得像拥有了整个世界。

前年回老家，特意登上尖山子，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：土坯房变二或三层楼，白墙、蓝瓦、亮窗，太阳能板映日光；坡地不种玉米，改植了橘李，春秋花果飘香；沟渠砌水泥护坡，水流顺畅；梯田覆了地膜，耕地机在忙碌；挑水的泥路已改成水泥车道；老井装上电抽水泵，再无挑水之苦；家家还通了天然气……

山巅的风依旧，所见之景却全非。外

出多年打拼的刘娃返乡，办了我们村第一家农家乐，说如今城里人爱吃农家菜，摘鲜果；尖山子上岩洞成了景点，“棒老二”成了逗孩子的趣谈。轻抚老柏树，树皮粗糙，树下添了石凳，乡人坐聊收入、儿女成就、孙辈学业……

我明白，尖山子还是那座山，却不再是藏匿险山或累人靠山，而成了见证日子变好的“老伙计”。我们这代人从苦里走出来，累过、饿过甚至失望过，但亲眼目睹、直观感知了家乡嬗变——土房改楼、泥路硬化、柴灶换燃气……想想这些，风中都带着甜味儿。

乡愁不是恋旧，更不是沉湎于昔日苦涩，而是不忘来路、明晓去向。尖山子的岩洞藏着我幼时的快活，排水沟渠回荡稚嫩笑声，老水井旁印着挑水足迹，人造梯田埋着辛勤汗水……这些不是累赘，而是扎根之所在，前行之底气。如今，伫立于尖山子山顶，心间不断被温暖填满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。无论走多远，我们心中的那座山总在那里，默默见证日子越过越红火，并随时代脚步一直向前。也许，这便是乡愁最好的模样——不拘泥于过去，而欣慰于当下、期待于将来。